

我在想啊，如果人的眼睛可以把我們看見過的東西倒放回去，我們就可以靜靜地在一旁磕著瓜子，跳脫出來，用第三者的眼光來看看，我們在已往的歲月裡都經歷了什麼，歲月都改變了我們什麼。

我閉上眼努力回想，零零碎碎的記憶裡……

我看見了剛剛記事的自己，被爺爺帶上了閣樓：“阿慧，在這裡待著，大人要談些事情。”

我乖乖聽話的靜靜坐在床上，可是小孩的好奇心是十分強烈的，樓下又一直傳來一些模糊不清的交談聲，後來我實在待不住了，踮起小腳尖，輕輕的走到樓梯處，坐下來，捂著嘴巴，睜著大眼睛，偷偷的聽。

我太小了，都聽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但是我感覺到氣氛很低落，爺爺很生氣，奶奶很難過。除了爺爺奶奶之外，還有我父母，小叔，姑姑在。他們四人有的時候輕聲地答應幾句，但更多時候是被爺爺指著鼻子罵。

我大部分都聽不明白，但我聽明白了爺爺的一句話：“我不想管你們了，我帶你們阿媽去別的地方住，不想要再管你們這些不爭氣的了！不管你們了！”

我的認知里，“不管你們了”的意思就是“不要你們了”。

當時我“哇”一聲就哭出來了，樓下的人都嚇了一跳，爺爺趕緊來到樓梯這裡把我抱在懷裡，一直輕聲問：“怎麼啦，阿慧怎麼啦，不要哭，跟爺爺說，怎麼啦？”

我哭得抽抽搭搭、淚眼朦朧的，好不可憐：“爺、爺說不要、我們、了。”

那應該是我第一次見到爺爺紅了眼眶吧，看見他的眼淚在眼眶里打轉。

“爺爺怎麼會不要阿慧。”

“可是你說要走。”

“爺爺不走，不走。不走了，啊。”

這時，爺爺大概五十五歲吧。

然後，我看見爺爺坐在摩托車上，在屋外朝我揮手：“阿慧！”

我興奮地從沙發上跳起來，迅速穿好鞋子，去幫爺爺拎東西。

爺爺从摩托車上下来，笑着看着我，神秘兮兮地从摩托车的篮子里拿出一個袋子，递到我手裡：“打開看看是什麼。”我接过袋子，打開一看，发现是兩盒一模一样的智能手機。

我非常驚喜地看着爺爺，尖叫聲差點脫口而出，爺爺連忙向我比了一個禁声的手势：“别让你奶奶知道，免得她又唠唠叨叨的。”然后他指了指手機：“一個是你的，一個是你阿妹的。”

进到客厅里，爺爺工作服都还没换下，就心急地拉着我坐在地上，手裡嘴裡忙個不停，他一邊打开其中一個包裝盒，一邊拿著手機滔滔不絕的把刚刚工作人员告诉他的手機的功能和用法告诉我。

我很高兴，但是，當我看著爺爺那笑得滿臉皺紋的脸，头上那藏在黑頭髮里稀疏的白发，还有那双對比起手裡拿著那乾淨平滑的手機，充满皱纹的雙手，心里頓時像是一顆檸檬被擰爆似的，酸得眼睛都疼了，喉嚨都苦了。

我已經聽不見爺爺在說什麼，只趁他不注意的時候，别过头拭去眼角的淚，不敢讓別人看到，太丢人了。

智能手机在這個开始流行的时代，價錢貴得嚇死人，我一直都不敢奢望拥有。我知道，我們的家境頂多就只能算小康之家，父母的薪金也只能剛好应付生活，我和妹妹從來不會追求這些奢侈品，嗯，應該說不敢追求吧。

爺爺把手裡的手機一個勁地往我手裡塞，新手機冷冰冰的，我看著它發愣，這雖然不是最新款，沒有趕上潮流，但是，這裡面是滿滿的愛意。

要是快點長大就好了，我想。

這樣，我就有錢給爺爺買東西了。

這時，爺爺大概六十歲吧。

然後，我又聽見了熟悉的摩托車的聲音，從屋裡往外看，果然是爺爺下班回來了。

他今天看起來很疲憊。

爺爺每個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會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每天早上六點鐘就騎着摩托車从焦賴到蒲種去工作。每次他傍晚回家，我都看見他手指指甲縫都是黑的，偶爾還會有數不清的木屑和鐵屑扎在他的手指上、背上。

爺爺的雙腿會經常性的抽痛，又不願意去看醫生，每次他屈膝要坐下的時候，我都聽見他隱忍的倒吸一口氣，扶著膝蓋慢慢彎下腰，坐下。

我坐在一旁，看着奶奶坐在地上，低著頭幫爺爺挑掉那些鐵屑的時候，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奶奶的視力已經有些模糊了，她拿著爺爺的手打量，眯著眼睛用針小心的把插在皮膚下的鐵屑挑出來，但又因為眼睛不利索，總扎到爺爺痛呼出聲。

我連忙過去，接過奶奶手上的針：“我來吧，我來。”

我抓著爺爺粗糙的手掌，坐在地上，慢慢的把刺都挑出來。

眼睛努力對焦皮膚下的鐵屑，但，視線還是模糊的。

這時，爺爺大概六十五歲吧。

後來的五年里，家裡發生了很多事情。

當時我應該只有初中三吧，我爸和我媽時常在家裡吵得很兇，我和妹妹總會悄悄地在他們房門外偷聽，雖然每次都聽不到什麼東西。

高二那年，我爸離家出走了，我媽每次在我和妹妹面前裝沒事，但我知道，她都會在房間裡悄悄地哭。有一天晚上我終於忍不住，打開她房門，看見她沒來得及擦的眼淚。我坐到她旁邊，不知所措，不會安慰，只知道胡亂的拍著我媽的背。

我媽也許是當時才覺得，原來我已經長大了吧。她緊緊把我抱住，坐在床沿，跟我簡單說了說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他時常拿薪水上雲頂高原賭場賭錢，賭輸了就騙我媽說公司拖欠他們的薪水。而最嚴重的是，我爸在外有小三了。

再然後，他拍拍屁股就離家出走了，給我們留下一堆的爛攤子。

我永遠記得那天，爺爺對我媽說的話，他不停地歎氣：“阿爸也很痛心，唉，怎麼會有這樣的兒子！”然後他說：“阿朱，沒關係，阿爸養你們。”他轉過頭來又對我說：“爺爺養你們，別怕。有爺爺呢。”

我抬頭看著爺爺發間的白髮，心很痛，很痛。

我媽也泣不成聲。

這時，爺爺大概七十歲吧。

七十歲的老人家，終究是失業了。

生活變得艱難。

所幸，姑姑會每個月給爺爺奶奶生活費。

我很懊惱，看著爺爺和奶奶沒有經濟來源，很想把自己畢業後打零工賺來的錢，全都給他們。但是我自顧不暇，大學學費還沒搞定呢。

我很難過，看著爺爺每次沒事做的時候都拿著報紙，坐在太陽下，一言不發的坐一個下午。我恨歲月帶走了他的意氣風發。

我在離開馬來西亞之前留在爺爺奶奶家住了一小段時間。

爺爺奶奶手把手將我帶大，老舊的房子，斑斕的牆上掛著的都是我、和我們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我一直以來都覺得裡面的自己實在是太醜了，那照片裡的我缺了兩顆門牙，嘴咧得很大，一大一小的眼睛，綁著一高一低、亂糟糟的雙馬尾。抱著我的是爺爺，奶奶則站在我們身邊，我們都很開心的對著鏡頭笑。

現在看著這張照片，竟覺得越來越順眼。

奶奶手裡捧著一堆衣服，從二樓下來，把它們一股勁地塞到我手裡：“阿慧，台灣很冷啊，你瞧瞧有什麼喜歡的，挑喜歡的帶過去，這些都是以前爺爺奶奶出國的時候買的冬裝。”

我笑瞇瞇的說了聲：“好，我瞧瞧。”

我低頭一件一件打量著衣服的時候，奶奶突然輕聲感歎道：“唉，阿慧啊，幹嘛跑那麼遠去唸書，那麼遠，沒有人可以照顧你，沒有人煮飯給你吃，沒有湯給你喝。”

我深吸一口氣，努力壓下淚意：“哎呀，我又不是不回來，過年我就回來了呀！”

爺爺在旁邊看著我們兩嬤孫，不說話。

在機場里，爺爺一句話也沒對我說，全程虎著一張臉。

在入關處的時候，我拼命忍著淚意，笑著跟我最愛的家人告別。我原本想瀟灑的轉身就走，因為害怕自己會哭出來，會捨不得。

在我低著頭準備轉身入關的時候，突然聽見了一聲很壓抑的哭聲。

我頗為詫異的轉頭，隻見爺爺皺著一張臉，目光緊緊地看著我，眼淚卻一直流。

這是我這輩子除了小時候那次，第一次見他哭。

他多麼驕傲的人啊。

我心痛得都呼吸困難了，忍了許久的眼淚爆發出來。

這哭的哪是淚，明明是心頭上的血。我走向爺爺，緊緊抱住了他，然後聽見頭頂傳來的哭聲愈來愈大。他哽咽得就像小時候的我：“要好好、照顧自、己。”我也泣不成聲，只是胡亂拼命的點頭，手輕輕的拍著他的背。

“唔，你也是啊。”

我們已經一年沒見了。

不過沒關係，還有一個月。

就可以回家了。

以後，換我当你臂膀好嗎？